

往事悠悠

姥姥门前唱大戏

□丁福军

姥姥家巷口的老槐树又开花了，细碎的白花缀满枝头，风一吹就簌簌落下，像极了那年戏台上飘飞的水袖。那时，我总盼着麦收后的六月十九（阴历），因为这一天是民间俗称的“太阳的生日”，村里会请有名的戏班来唱戏。说是给太阳过生日，其实是庆贺小麦丰收，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，继续五谷丰登。

傍晚时分，村里的拖拉机就拉着戏班里的演职人员、锣鼓家什来了，几根粗木柱往土里一立、油布篷布往上一搭，一个简陋的戏台就搭建起来了。我和小伙伴们围着戏台奔跑，看穿着各色戏服的演员们支起化妆镜在后台化妆。

每每这时，姥姥总会坐在灶台前忙来忙去，因为要管戏班的饭。灶台上的大铁锅里，炖着满满一锅猪肉粉条土豆，旁边刚出锅的三角糖包咧嘴处还挂着红糖油。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棂上的剪纸，白白的大饽饽上点着胭脂，犹如戏台上花旦的腮红。一个戏班的武生来家里喝茶水，他坐在天井里的长条凳上，喝茶时很小心，怕茶水弄花了那已经涂

好的唇妆。他的长靴沾着泥，操着浓重的外乡口音。见我在旁边看他，突然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摸出两颗糖给我。

开戏的锣声一响，整个村子就像被按下了欢乐的开关。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坐在最前排，手里的小扇子摇得飞快。爱凑热闹的小伙子挤在姑娘们后排，时不时地讲几句笑话逗她们笑。

我最爱看的一出戏，却叫不上名字来，当那个穿戏服的旦角踩着锣鼓点亮相，用手抓着头上长长的红翎，水袖一甩，台下立刻爆发出叫好声。姥姥从不挤前排，总是搬个小马扎坐在戏台侧面，就着灯光纳鞋底，眼睛却跟着台上的人影转。有时戏唱到悲情处，她的针脚会慢下来，眼角悄悄红了。我凑过去问她怎么了，她就用顶针蹭蹭我的脸：“这戏里的王三姐啊，活得真不容易！”彼时，月光洒在姥姥的头发上，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。

散戏总要到后半夜。戏班师傅收拾行头时，姥姥会端出热腾腾的炒面茶，并给他们每人碗里卧一个荷包蛋。穿戏服的男女卸下钗环，露出画得红红白白

的脸，坐在天井里的月台上呼噜噜地吃面茶。那情景，倒比台上多了几分烟火气。

后来，公社放映队来了，经常放映一些老戏曲片，像评剧《秦香莲》、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吕剧《姊妹易嫁》……戏班来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。再后来，家家有了电视机，戏班来的次数就更少了。他们最后一次在姥姥家门前唱大戏时，我已经上初中了。那天的戏台格外小，观众也稀稀拉拉。唱到一半时，突然下起了雨，穿戏服的演员们在雨里照样亮嗓，水顺着他们的鬓角往下流，把脸上的油彩冲得一道一道的。我给姥姥撑着油纸伞站在台下，直到最后一个鼓音落尽才陪她回家。雨幕里，姥姥的背影显得那么单薄。

如今，姥姥、姥爷都走了，老院已经破败，孤零零地杵在那儿，只有巷口的那棵老槐树还在。风穿过枝叶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极了当年戏散后，姥姥收拾碗筷时的轻响。我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槐花瓣，忽然想起那些年的大戏，仿佛夏天定格成了永恒的模样。

人生感悟

夏日感怀

□王辉

朋友，当夏天来临，我这里能够款待你的极好之物，便是山间的泉水和夜晚的星空了。

起伏的大山像一头巨兽，伏卧在我居住的村子东边，它雄伟的头颅在南端的海岸上高高仰起，望向海天相接的苍茫之处。山上巨石耸立，凡没有岩石的地方全都长满了树，树下灌木密不透风，山中沟壑密布，沟底乱石纵横，如果不是沿着林中杂草半掩的小径，你一定会在山中迷路的。

泉水到处都是。它们有的源自一面湿润的土坡，有的始于一座巨石底下，隐藏的水线不知已在土层石隙中潜行了多远，终于形成细小的泉眼汩汩而出。清澈的泉水渐渐汇成跳跃的小溪，沿着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的山谷一路向下，越聚越多、越聚越大，逐渐湍急，澎湃而进。它们越过谷底乱石，飞珠溅玉，哗哗有声，自高处跌落时，犹如一条白练飘在绿树之间，阳光下还常常会镶嵌一

弯美丽的彩虹，美不胜收。

山中平缓之处，常有一处处水潭。那潭里的泉水清澈至极，如果不是水面的波纹，你可能根本看不出潭中有水。水底的沙石干干净净，历历可数，更衬托了潭水的清澈。在水潭边的岩石上坐一会儿，感受清风自林中吹来，心灵也被这一潭泉水净化了。

有人曾告诉我，要珍惜少年时结下的友谊，因为感情就像小河水的水一样，越到上游越纯净。我想，成年后的交友不一定都掺有复杂的内容，但从珍视少时友情角度而言，这是完全正确的——你我之间的友谊不就是这样吗？其实，在人之初，每个人的思想也都像这山泉，是至纯至净的，它一路奔流，穿峡谷、过平滩，不断融汇、不断吸收，当成为静水深流时，内涵变得丰富深厚，也拥有了强大力量。至于出山之前的纯净还能保留多少，可能身不由己，可能无暇顾及，这也是成长的代价。大海包

容一切，流进大海的每一滴水，它的前身都是纯净的，不是吗？

如果有月亮，它总是夜空中的主角。自古至今有太多关于月亮的传说，每一个故事都那么浪漫美丽，真想生出翅膀飞到月亮上去看一看！它激发了一代代文人墨客的无限才思，写下无数或沉吟低徊或慷慨激昂的诗篇，如果没有它，人类将多么寂寞啊！

我的朋友，今夜，我独坐在这夏日星空之下，群山在天幕投下高大的剪影，远处隐约传来大海的涛声，天地如此寂静。我仰望星空，和无数古人一样，想起无尽的时间、浩渺的空间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以及生命个体间的关联，永恒和刹那、伟大与渺小之间的辩证。时光流淌，星汉苍茫，再过几个小时，这一个夜晚就将过去，又一个黎明即将到来。此情此景，让我突然想起《瓦尔登湖》最后的一句话：“破晓的日子多着呢，太阳不过是一颗星星。”

凡人脸谱

童年的柿子

□徐向

童年的回忆里，母亲的发丝间总夹杂着湿润的泥土气息。

儿时的老屋前有两块菜地，菜园不大，种满了各种瓜果蔬菜，也种下了我们一大家子的春夏秋冬。那时，小小的我坐在土坎上，透过插满芭秆和枯竹叶的篱笆，便能看见母亲攥着锄头在垄间起伏，花花绿绿的围裙兜着露水与草屑。也许是一个上午，也许是一整天，母亲从园子的这头忙活到那头，本就瘦弱的脊梁弯出了饱满的弧线，就像手中那把浸透汗水的镰刀，短小却不失锋利。

午后的阳光揉碎在树叶间，秋天

的蝉鸣织成的燥热的网，忙了一天的母亲站在斑驳的树荫里，弯腰拾起一颗颗青涩的柿子，用围裙拭去泥，装进竹筐里……

我则攀在虬结的枝干上，掌心摩挲着粗糙的树皮，看母亲在泛着青苔的院砖与铺满枯叶的院子间往返。她仰头的瞬间，阳光便在眼尾细细的纹路间游走。风过时，满树黛青的繁叶摇得沙沙作响，柿叶打着旋儿落在母亲肩头，母亲捋一下发丝，抬头望着我一点点爬下树来。

人们常说柿子青时最涩人，母亲却赶在霜降前将枝头的柿子摘下，还

未熟透的柿子黄中泛青，竹筐里堆叠的果实在日头下泛着釉光。母亲把摘下的柿子埋进堂屋的谷糠袋里，柿子便裹着暖，一天天地被催熟。

贪吃的我总是耐不住性子，三天两头地扒出谷糠里的柿子捏一捏，这时母亲便会赶走我，等下次我再去挑柿子时，却发现谷糠袋子被挪了位置，不知藏在了哪里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母亲教我的道理：万物各有其时，等待才能酿出香甜。

这一年，母亲尚是满头青丝，我则是贪玩的孩童。

琅琊放歌

风中的老杨树

□程爱国

我未出生时你就站在村口
经历无数次地迎接和目送
至今你还能陪我，已足够

我可以不断地离开故乡
你只能站在村口，摇摆着奔向风
光冲洗着腰身的起伏

你沉静的心思只有我知道
我没能说出村庄的名字
墙头花和短命的夏虫
我知道我的深情还不够
我没能成为你耀眼的颤动

每次离乡的回望都会成为梦见
村口的老杨树被多少人说起
你摇曳的向往只有我知道
只想让你带我奔向风来的方向

朝阳花

□殷翠丽

她推开门 欢乐自胸中喷涌而出
她年仅七岁 在平台上种下朝阳花
她走过去

金黄的花瓣扇动着子实的清香
她手持成长路上的一支火把
迎面的风，源自朝阳花的不安
迎面的圆满，源自朝阳花像太阳的脸
她拿起画笔 在未完成的画稿上
在为自己预留的位置上

又画上了七朵朝阳花
一夜静谧
她梦见金黄的原野一泻千里
朝阳花调整着方向
趁着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喷薄而出
向水泥地狠狠地扎了扎根

夏日之深

□徐依凡

把笑容荡漾在妖娆的夏日里
身体伴着独特香气开始轻盈地飘逸
我被蛙声惊醒 走向阳台
远方被撩拨的云烟
氤氲在我想你的轮廓里

现在把时间储存在麦地里发酵
酿一朵叫丰收的花
疯长在时空里的故事 漾出又一次醒
痴迷的我 吟唱着写有你名字的曲调
把整个夏天歌颂

海

□车志芳

巨大的蓝牡丹谢了又开
人们划着船采蜜
空气是透明的海
我们是海底的鱼
有时我们畅游
有时短暂窒息
两个海已交战多年
一个丢盔弃甲
一个乘胜追击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